

张恨水/著

秦淮世家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秦
淮
世
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淮世家/张恨水著. —2版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5378-2027-9

I. 秦... II. 张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110112号

秦淮世家

张恨水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6.25 字数:222千字

2003年1月第2版 2003年4月太原第2次印刷

印数:4001—6000册

*

ISBN 7-5378-2027-9

I·1961 定价:12.00元

出版说明

张恨水(1895-1967)是一位享誉中外、妇孺皆知的著名作家,人称“通俗文学大师”。他一生勤奋创作,除散文、诗歌、通讯外,仅长中短篇各类小说作品即为一百多部,洋洋二千余万言,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1993年,我社曾编辑出版了《张恨水全集》,行销海内外。

张恨水的小说俗中有雅,雅中有趣,耐人寻味,引人入胜,对社会,对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作品既值得反复翻阅和赏析,也值得学习、借鉴和继承。为此,我社约请有关专家、学者论证,并精益求精地选编张恨水小说精品6种,一次出版,以飨读者。

这次所选作品,除对个别有明显错讹的文字和标点符号作必要的订正外,一律不作任何增删或改动;有些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字词,如“账目”原作“帐目”,助词“地”原作“的”等,也一仍其旧,以保持作品原貌。

另外,这次所选编的6种作品,是否均可称为张恨水小说精品,而张恨水小说作品中,还有哪些也可作为精品编选出版?诚望海内外专家、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南京。秦淮河边。歌妓唐大嫂有两个女儿，一名二春，一名小春，都长得标致可人。小春歌喉出众，成了歌女，唱得正红。上海钱商杨育权看中小春，多次调戏，遭到拒绝后，便怀恨在心，施毒计绑架并奸污了二春之后，又把二春施舍给保镖魏老八。二春伺机复仇，终于击毙魏老八，击伤杨育权，自己不幸中弹身亡。杨育权变本加厉，对唐大嫂和小春施尽淫威，逼得母女苦不堪言。秦淮河畔下层社会的人们气愤已极，联合起来了……

目录

1

- 第一回 唐大嫂茶座说前因 徐二哥河厅作上客 (1)
- 第二回 还旧服姊妹表歉忱 赠新书良朋存厚道 (8)
- 第三回 见艺人传书有遗憾 怜神女冒雨表同情 (16)
- 第四回 登门送款穷汉施仁 远道索书青年露迹 (23)
- 第五回 惜浪费局外进忠言 具深心席前作娇态 (30)
- 第六回 押戒指妙计赚现金 留字条辣手演喜剧 (38)
- 第七回 唐二春独来慰知己 王大狗二次济苦人 (45)
- 第八回 重私恩偷儿争自首 忿家丑失主两饶人 (53)
- 第九回 难消重耻闭户撒娇 苦遇恶魔回家受训 (61)
- 第十回 赞少女骚客赋艳诗 接财东钱商摆盛宴 (69)
- 第十一回 恶作剧席上饮交杯 大不堪台前喝倒彩 (76)
- 第十二回 无法可想好汉低头 有命能拼贱人吐气 (85)
- 第十三回 中圈套送女上河船 欠思量驰车入虎穴 (93)
- 第十四回 困迷楼毒倒洁身女 谈屈膝气死热心人 (101)
- 第十五回 看得不平失言遭害 回来尴尬破费遮羞 (109)
- 第十六回 吃亏人把盏劝磕头 探风客登门遭毒手 (117)
- 第十七回 忍痛山头深更探险 救人虎口暗室遭围 (125)
- 第十八回 赠约指暗放有心人 作娇容痛骂无赖子 (133)
- 第十九回 情脉脉软语度难关 泪涟涟深心走绝路 (142)
- 第二十回 斗手法逐步破深谋 弄心机当筵递暗信 (150)
- 第二十一回 混长夜热酒留众客 劫武器灭灯捆醉人 (159)

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二回 | 烈烈轰轰高呼溅血 | 凄凄惨惨垂首离家 | | (167) |
| 第二十三回 | 老邻妇端坐度难关 | 贱女人挺身挡恶棍 | | (174) |
| 第二十四回 | 发语双关拒奸救友 | 引刀一快纵火除魔 | | (182) |

第一回

唐大嫂茶座说前因 徐二哥河厅作上客

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秦淮河在一度商业萧条之后，又大大的繁荣起来。自然，到了晚上，是家家灯火，处处笙歌。便是一大早上，那赶早市上夫子庙吃茶的人，也就挤满了茶楼的每一个角落。一个秋初的早上，太阳带了淡黄的颜色，照在庙门前广场上，天上没有风，也没有云，半空里含着一些暴躁的意味，所以市民起得早，光景不过是六点多钟，庙附近几所茶楼，人像开了水闸似的向里面涌着。夫子庙广场左手的奇芳阁，是最大的一家茶楼，自然是人更多。后楼的栏杆边，有四五个男子，夹了一位中年妇女，围了一张方桌坐着。桌上摆了三只有盖茶碗，两把茶壶，四五个茶杯，大碗干丝汤汁，六七个空碟子。另有两个碟子里，还剩下两个菜包子，和半个烧饼。再加上火柴盒，卷烟盒，包瓜子花生的纸片，还有几双筷子，堆得桌上一线空地没有。茶是喝得要告終了，那妇人穿了件半旧的青绸夹袍，垂着半长的头发，右角上斜插了一把白骨梳子，长长的脸儿，虽不抹胭脂，倒也扑了一层香粉。两只手臂上，带了两只黄澄澄的金镯子。在座的人，年纪大的叫唐大嫂，都不住的恭维她。唐大嫂在身上，摸出两元钞票，放在空碟子里，站起来，两手扑扑胸襟上的烟灰，正待会便要走，一转眼看到斜对过桌上，坐了一个青年汉子，不由得咦了一声，这就低声向在座的一个麻子道：“老刘，你去把窗户前那个人请过来，我有话和他说。”刘麻子向那边桌上望着：“是哪一个？”唐大嫂道：“穿了灰布长衫，戴了鸭舌帽，团团脸，两只大眼睛的那个就是。”刘麻子站起来道：“他姓什么？”唐大嫂笑道：“我要知道他姓什么，还用得着你去请吗？他倒是认得我，你就说唐小春的娘请他说话，他就会来的。”刘麻子果然走过去，向那人一点头，笑道：“朋友，我们那边桌上，唐大嫂子请你说话，她就是唐小春的娘。”说着，将手向这边一指，那人站起身来看着。唐大嫂就向他笑着连点了几个头。那人取下帽子在手，随了刘麻子走到这边来。唐大嫂向他笑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他笑着

点点头，连说：“认得认得。”唐大嫂腾开左手一只方凳子请他坐下，斟了一碗茶，送到他面前，笑道：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们到底又遇着了。以后，我们总还有见面的日子，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的姓名呢？”他笑着欠欠身道：“这事何足挂齿！”唐大嫂向同座的人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我暂且不追问这位的姓名，先把我认识他这一段历史，向大家介绍介绍：是前一个多月的事，我要到上海去，是我省钱，坐公共汽车到下关，偏是不凑巧，这一车子人，始终是挤得要命。到了火车站下车的时候，大家一阵狂挤，把我拥下了车子。我一看车站钟楼上的钟，已经四点多，离开车只有十几分钟了，我也来不及想什么，一口气就跑到卖票的地方去买票。这一下子，把我吓慌了！我手上带来的那个皮包丢了，身上另外没有钱买票；就是有钱买票，我也不能上车；因为那皮包里的东西，太值钱了！那里有一百多块钱钞票，一个钻石戒指，那都罢了；最要紧的，是这里面有两张很要紧的字据。我就是为了这两张字据，要到上海去的，这个皮包丢了，真害了我半条命！我明知道车站上的扒手，比苍蝇还多，这东西丢了，哪里还有还原的指望？但是我已不能上车了！不死这条心，依然跑出站来到公共汽车站去找。”刘麻子插嘴笑道：“慢说一只皮包，十只皮包也没有了。”唐大嫂道：“是呀，我想那汽车上的人，已经走个干净；就是坐来的那辆车子，也已经开回了城，哪里有法子找皮包。但我想着下汽车的时候，手上还拿着皮包的，大概这是下了车子，在路上丢的。我到了汽车站，见四五辆汽车并排放着，我是坐哪辆车子来的，已经认不出来。看着地面上，真是事出意外，……”同座的人，不约而同的答道：“皮包在地上放着呢？”唐大嫂笑道：“哪有那种便宜事！车站上的人，你想想有多少，慢说是皮包，就是一个铜板，在地面上也放不住。我说的事出意外，是那柏油路像水洗了一样，连橘子皮花生壳也找不到一块，我站在路上不免发呆。喏，这位大哥就过来了，他问我，是不是丢了东西？我说，丢了一个皮包。他问里面有什么？我说里面有钞票，有钻戒，有两张字据，还有几张唐小春的名片。他问我，唐小春就是你大嫂的名字吗？我说，那是我的女孩子。他就一点不迟疑，在衣襟底下，抽出一只手来，手上拿着我的皮包呢。他把皮包交还了我，还叫我点一点东西，看是少不少。我真感激的了不得，打开皮包来，连纸角都没有少一片。”在座的人听到这里，哄然一声笑着，向那人，连说：“难得难得。”那人只是微笑了笑，并没有作声。唐大嫂将桌上的香烟盒打开，抽出一支烟，放在那人面前，笑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姓名了罢！那天我要用点小意思谢谢你，你不要，那还罢了，我要问你尊姓大名，住在哪里，你也不肯告诉，说是要赶火车，立刻跑进火车站了。”说着，擦了一根火柴，站将起来递过去。那人口衔了烟卷，就着火吸了烟，点点头说是多谢！唐大嫂道：“抽我一支烟，就说多谢，你还了我那些东西，我要怎样的谢你呢？”他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那天捡到那个皮包，打

开来一看,我也有些动心。后来我看那两张字纸,我想这关系很大,无论如何,我要归还原主。就是那天没有寻到唐大嫂子,我也会登报招领的。”刘麻子道:“这字纸很要紧吗?是什么字纸呢?”唐大嫂立刻向那人瞟了一眼,那人笑道:“无非银钱往来的凭据。”唐大嫂这倒像心里落下一块石头一般,又眼对他看了一下。座中有个胖子,坐在那人对面,立刻站起来,隔了桌面伸过手来,笑道:“朋友,我们握握手罢,我叫赵胖子。”那人自然也就站起来和他握手,赵胖子笑道:“朋友,我初次见面,虽然很佩服你,可是也要说你一点短处!我们虽然说讲义气不是做买卖,但只能说有好处给人,不要人家报答;若是姓名也不告诉人,叫人家一辈子心里头过不去,就不近人情。”那人笑道:“赵大哥,请坐请坐!彼此坐下来。”他又起起身,向在座的人点了个头,因道:“兄弟倒不是故意不近人情,因为我穷的不得了,只靠摆一个破书摊子糊口,不想在社会上谈什么交情,免得让人家瞧不起。”唐大嫂笑道:“这就不对了,你看,我们这一桌的人,也没有哪个作了先生老爷,都是在秦淮河边上混饭吃的人,有什么身份不身份,敢瞧不起人。”他这才笑道:“我也混到秦淮河边上来了,免不了要请诸位关照一二,当然不能不说出姓名来,我叫徐亦进,是南滁州人。实不相瞒,也进过几年学校,只因遭了一点意外,落得饥寒交迫,只好做小贩,原来是在下关摆摊子,因为生意不大好,现时在夫子庙里摆摊子了。”赵胖子只管睁着一双肉眼泡,看着他说话,这就摇了两摇头道:“夫子庙摆摊子,这是你错了算盘了。一个陌生的人想在夫子庙里做生意,那是要碰钉子的。”徐亦进道:“这个我知道的。我有两位朋友是老夫子庙,他已经给我关照过了。喏,他们就坐在那边,也许各位有认得的。”说时,回转脸来,向原坐的地方望着。刘麻子看过了,回转头来笑道:“那个和尚头矮胖子,倒是很眼熟。三毛,你庙里情形比我们熟,认得不认得?”同座的一个二十来岁的瘦秃子,穿了青短夹袄,嘴里一粒金牙,笑起来常常露着,他笑道:“我认得他,他是一个纰漏。”徐亦进知道纰漏这个名词,是说人不务正经。因道:“他是贩卖水果的呀。现在,他在门东卖烤山薯。”三毛笑道:“他天天去卖吗?”徐亦进道:“偶然也停一两天。”三毛笑道:“这就是他做外快的时候,他家里养了一只八哥会说话,是不是?”徐亦进道:“是的,你老哥认得他?”三毛笑道:“我不认得他,那只鸟就是……”赵胖子酸了他一眼,唐大嫂也拦着道:“这孩子就是这张嘴不好。”三毛伸了一伸舌头,不说了。唐大嫂道:“徐大哥,我想请你吃顿饭,你赏脸不赏脸?”徐亦进抱了拳头一拱手,笑道:“大家都在夫子庙,见面的日子多,有机会,下次再叨扰罢!”唐大嫂道:“不,你非让我专程请一顿,我心里不安。我也不请外人作陪,就是现在同座的人。”赵胖子笑道:“徐大哥,你就恭敬不如从命罢,我们也好沾沾光,喝唐大嫂子两杯。”徐亦进笑道:“其实是不必这样客气。”唐大嫂道:“就是今天正午十二点钟,也不上馆子,我们这一群不三

不四的人，跑进馆子去，闹的不好，又要警察先生费神了。我就是在馆子里叫几样菜到家里吃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一点不受拘束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在座的除了徐亦进之外，都同声叫好。唐大嫂道：“徐大哥，在座的人，都赞成了，难道你还不赏脸！”徐亦进笑道：“唐大嫂既是这样客气，我就准于十二点钟的时候来叨扰。”唐大嫂道：“你可不许不来，回头叫好了酒菜，让我自家人来吃不成！”徐亦进道：“决不决不！”当时唐大嫂还谦让着要替他茶帐，徐亦进说那桌也都是生朋友，人家不便叨扰，这才分手下楼去了。徐亦进回到自己的茶桌上，那三毛说的毛猴子先笑道：“喂，老徐要走桃花运了，唐小春的娘，和你谈上了交情，你怎么会认得她的？”徐亦进把过去的事，略微说了一说。毛猴子将手一拍桌子，把茶碗里的水拍得溅了起来，接着道：“你真是个马老板，有财不会发。别人的钱，你退还他罢了；唐小春娘的钱，你还她干什么？她自小就在秦淮河上混事，也不知道让多少公子王孙，在她身上花了整千整万的冤枉钱。于今年纪大了，又把她的小女儿在庙上卖唱。那丫头拜过名师，很会两句，头子又长得好，在夫子庙是第一二把交椅的红歌女，又赚了不少的冤枉钱。这老蟹有名的糖大蒜，又甜又辣，她那样穿金戴银，我看了也红眼，就是没法子咬她一点元宝边！你有机会捡到她一大笔大款，不但不应该还她，你说那皮包里有两张要紧的字据，你就该拿在手里，狠狠的敲她一笔竹杠。”徐亦进笑着，没有作声。毛猴子向对过坐的矮胖子笑道：“王大狗子，你说我的话对不对？”王大狗道：“论起你这个说法，那是没有错的！糖大蒜得来的也是不义之财，为什么不能分她几个用用。不过徐二哥捡到了皮包，怎么知道这是不义之财呢？”毛猴子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，他自己说的，皮包里有唐小春的名片。”王大狗道：“徐二哥到夫子庙来了几天，他又知道唐小春是红的是绿的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你们两个人，大概是穷疯了，不劝劝你二哥作好人，只要我得那非分之财。”毛猴子道：“有道是人无混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要像你这个样子做道学君子，你望到哪一年发财？”徐亦进笑道：“有碗饭吃，不把我们饿死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，还想发财呢。”王大狗道：“过去的事，后悔也是无用，让二哥去作一个好人罢。不过现在糖大蒜请你吃饭，你倒不要失掉这个机会，我们这穷朋友，你认得两打三打，又有什么用，不如认得这么有钱的人一个半个，还可以救救急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人还有半个的吗？”毛猴子道：“怎么没有，那个赵胖子，他就是半个有钱的人。他自己手上没钱，在夫子庙市面上很是活动，他要和你谈交情，你就和他谈交情罢，难道他还能在你身上捉了一只虱子去。”徐亦进对于唐大嫂这番招待，本来在可去不去之间，现在经这两位朋友一再的怂恿，便回去换了一件干净些的蓝布长衫，还同毛猴子掉换了一项新呢帽，然后按了时间，到唐大嫂家里来。唐家已是有点手面的人家了，在桃叶渡对过，挨着秦淮河的一所旧式房子里居住。他们是住着房子最后

的两进，内堂屋就是河厅，是沿河住家最讲究的房屋。徐亦进打听得他们家的所在，到了大门口，就感到心里有些不安。偏偏他们家又住在最后的两进，进了大门，在前进屋子里走过，脸就红着，低头向自己身上看看，这件蓝布大褂，下襟摆还有两块灰白的痕迹，其旧可知。这样的打扮，向人家红歌女家里跑，未免荒唐，正这样的想着，迎面一阵香风吹了过来，抬头看时，由天井走过来一位仙女似的小姑娘，她长长的头发，在后脑勺上烫着飞机式的卷发，额顶心里却梳得溜光，越发把那张鹅蛋脸子，衬托得像海棠花一般，有红有白；身上穿了淡黄薄呢的夹大衣，在大衣下面，拖出桃红色银灰斑点的绸衫，淡中带艳，已觉得不是平常人物；加之她穿着玫瑰紫皮的高跟鞋，走起路来，如风摆杨柳一般。徐亦进不用估量，知道这就是唐小春了。且把身子闪了一闪，让到一边去。她倒不怕人家看她，站住了脚，向徐亦进望着，问道：“找哪一家的？”看她那双水样灵活的眼睛，定了黑眼珠，微微吊起两只凤眼式的眼角，分明是在生着气。不过她虽在生气，然而她那娇滴滴的样子，并不觉得可恼。这就取下头上的帽子，半鞠着躬答道：“我是唐大妈叫我来的。”她哦了一声道：“你姓徐？”随着这话，在他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接着也就微微地一笑。在她笑的时候，由红嘴唇里，露出那两排雪琢成的牙齿，实在可爱。因答道：“是，我姓徐。”她将手向后面一指道：“由这堂屋里一直穿了过去，就是唐大妈家里。”她说完了，也没有向他再打招呼，扭转头径自走了。徐亦进望了她的后影，倒出了一会神。心想，美是美极了，怎么这样大的架子！正这样的出着神呢，后面有人叫道：“徐大哥！徐大哥！都在这里等着你呢！”回头看时，唐大嫂正站在堂屋向后进的屏门口，连连招手。徐亦进笑道：“这屋子太深，我不敢冒昧进来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屋子深，怕什么？从那百年起，秦淮河上，也没有什么大小老爷在这里打过公馆，还没有什么人家挂上闲人免进的牌子呢。”说笑着，将徐亦进向里面让着。这里是个长长的天井，东头有一棵说不出名字的老树，弯着树干，没有什么枝叶。西边地上，七歪八倒的，躺了几块太湖石。也有两三个瓦钵子养着菊花，一丛芭蕉，有四五个莛子，并不见肥大，只是那叶子，四面颠倒着，占了半个天井，所以地下都是阴湿湿的。对着这天井，有一道雕花栏杆，没有了漆，也没有了下半截，年代是相当的远了。在栏杆里，是窄窄的廊子，那里摆了水缸，破茶几，半篓子木炭，一只破的方凳子，上面放了个炉子，把靠炉子的一堵墙都熏黑了。那炉子烧着炭，熬着开水壶呢。有个廿岁上下的姑娘，穿了件青布长夹袍，站在那里等水开，没有烫发，光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倒是前面养了一道长刘海发，配衬得雪白的一个圆脸子。亦进对她，倒是加倍的注意着；因为她到书摊子上去买过两回小唱本，在脑筋里早就有下这一个印象了。随着唐大嫂子走了进去，便是河厅：赵胖子刘麻子三毛都在这里候着。除了上午茶楼上见过的杨老四李少泉之外，唐大嫂又

介绍了一位汪老太和扬州老马一块儿见面。这里完全旧家庭的摆式，河厅朝着秦淮河，一式是四方格子的玻璃窗，现在已经完全关闭起来了。屏门反过来，背对天井，朝了玻璃窗靠壁壁，有一张琴桌，上面放着座钟帽筒胆瓶小架镜，琴桌下套住一张方桌，上面摆了六个糕饼碟子。两旁六把太师椅，夹了四张茶几，另摆了两个方凳，这些男女分在两边坐着。亦进看看，只有最下方一张椅子是空的，就在那里坐着。唐大嫂道：“徐大哥，你可不要拘礼，我们随便谈谈，请你随便吃点东西。”亦进手上还拿了帽子，又站起来欠了一欠身子，在走廊子下的那位姑娘就进来了，笑着点点头道：“徐老板，帽子交给我。”刘麻子怕他误会，立刻抢上一步，介绍着道：“这是唐家妈的二小姐。”亦进也就和她点点头道：“不敢当！”二小姐笑道：“不要客气。”她说着话，终于是把帽子接过去了。随着这位小姐拿了一只盖碗，放在上面桌上，再由外面提了开水壶来，在桌边泡过了茶，回着头笑道：“徐老板，请上坐罢！”亦进道：“这样子招待，我就不敢当。”说着，又把两手抱了拳头，连拱了两次。唐大嫂道：“徐大哥，你不用客气，我家里大大小小许多事，都是我这二丫头做，家里用了个老妈子，伺候我们三小姐一个人，就够累了。她倒是会烧两样小菜，除了在菜馆子里叫了几样菜之外，我又叫王妈，也做两样，这时候让她在厨房里忙罢。”亦进道：“作晚辈的，现时在夫子庙作生意，少不得请唐大嫂和各位老前辈携带一二，这样子客气，以后我倒不便来了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这也不算客气，要客气我就请徐大哥到菜馆子里，恭恭敬敬喝几杯了。”她说着话，走到桌子边，抓了一把瓜子，放到放茶碗的所在，向他点点头道：“请这里坐吃瓜子。”亦进笑道：“在这里坐是一样。”赵胖子坐在他上手，便拍了椅子靠道：“这是主位，你在这里，你看，唐家妈不便坐下，只好站着说话了。”刘麻子更是率直，就来牵着徐亦进的衣袖，向上面推着。唐大嫂也道：“徐大哥，你就上座罢。说起来，我们都是一洞神仙，拉拉扯扯，就觉着不脱俗套了。”亦进听了这话，不便一味的谦辞，只好在那地方坐下。大家先说了几句闲话，唐大嫂手里拿了烟卷，坐在下方，斜了身子向他望着，因笑道：“徐大哥就是一个人，在南京吗？”亦进道：“便是一个人，也就无法维持哩！”唐大嫂道：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”亦进道：“家里就只有一个胞兄。”唐大嫂道：“没有嫂子吗？”亦进道：“唉！说起来惭愧！愚兄弟两个，都到了这样大岁数了，还是光人两个。”说到这里，二小姐正由外面进来，到屋子里去拿什么东西，向他看了一眼。唐大嫂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们应当叫你徐二哥。”亦进笑道：“我是个老二的命，在南京和人家拜把子，算起来，也还是老二。”唐大嫂向他看看，又向赵胖子汪老太笑道：“做老二的人，大概在忠厚一边的居多。你看我们二春，不就是个老实孩子吗？所以我没有放她出去。”这位汪老太穿了件旧青缎子短夹袄，可又下摆长齐了膝盖，半白的头发，还挽了个小圆髻，手捧了一杆水烟袋，不住的

向外喷着烟，已是将亦进打量个三四回。她听了唐大嫂的话，将一张长脸，连连点了几下，在七八条皱纹的脸上，告诉了人她处世的经验很深，这就插嘴道：“你们二小姐，只能说一句稳重，你要说她老实，那是看小了她；她肚子里比什么人也精灵哩！二十岁的姑娘，比人家四五十岁的人还要牢靠些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还是二十岁啦，望哪辈子了，今年二十四岁了。”亦进这才知道二小姐芳名二春，是二十四岁。当二春再由屋子里出来的时候，亦进不免对她脸上多看了一眼。二春这就红着脸笑道：“汪老太和我算命呢！”汪老太正燃了一纸煤，烧着烟袋头上的烟丝，随了说话，喷出一口烟来，笑道：“可不是，我在给你算命。我正在这里算着，你是哪一天红鸾星照命。”二春轻轻啐了一声，自走出去了。有了这句话以后，她就不进屋子来了。直到酒菜预备齐了，王妈进来搬台整椅，她才进来安排杯筷。菜端上了桌，唐大嫂就请亦进上座，他还要谦让时，大家都说，唐家妈说了，不要拘俗套，今天总是徐二哥的主客，若让我们上座，就没有这个礼。汪老太放下了水烟袋，上前一步，扯着亦进的衣襟，笑道：“今天你就受恭敬一回罢，难得唐家妈很喜欢你，这就是你的运气，将来你就把她当一个长辈，遇事都恭敬些，包有你的好处。”亦进觉得这位老太婆虽是话里有话，倒是真情。便又向大家一揖，说声有僭了，只好在上首坐着。唐大嫂坐在下方，亲自提壶斟了一遍酒。刘麻子就接过壶去，笑道：“唐家妈，交给我罢。”唐大嫂并没有谦逊，由他代斟了。亦进这也就看出来，唐大嫂是这一群人的首领，大家都捧着她呢。于是自己也在大家恭维之下，顺了口叫唐大妈。这菜肴是相当丰盛，除了在馆子里叫来的菜之外，家里还有炖鸡，炖鸭，红烧蹄膀，红烧青鱼，一色是大碗。亦进站起来几回，只笑说菜太多了。家里几样菜，是二春送来的。亦进于她每送一碗菜来，就起身一下，说声不敢当！唐大嫂笑道：“徐二哥，你这样子客气，请你吃一顿饭，是请你来受一顿饭的罪了，快不要这样子！”赵胖子也坐在邻近下方的所在，当二春送菜来的时候，伸手一把将她扯住，笑道：“二小姐也坐下来吃罢，除了徐老板，这里都是自己人，要什么紧，事让王妈作罢。”二春低头笑着，只说等一会儿吃。唐大嫂道：“你就坐下来吃，徐二哥也是一位正人君子，你现在倒又怕起生人来了。”二春背转脸来，轻声道：“你看娘说话，我怕什么生人，厨房里的事还没有做清楚呢。”唐大嫂道：“那就交给王妈罢。”说着，将椅凳向旁边挤了一挤，腾出一角空位来。二春抿了嘴微笑着，搬了一个方凳子，挨着唐大嫂坐了。徐亦进坐在上面，正对了她望着，心里可就想着：一个开堂子养娼妓的人家，有这样含羞答答的姑娘出现，倒也是难得。心里想着，又不免多看二春两眼。酒到这时，大家够了，都捧了饭碗吃饭。徐亦进扶起筷子碗，只扒了一口，却将碗筷放下，突然站了起来。这一番客气，全桌人都有些莫明其妙呢！

第二回

还旧服姊妹表歉忱
赠新书良朋存厚道

徐亦进自到唐大嫂家里以后，越受到恭维，却越是客气，大家已觉到他有些多礼了。现时，他在吃到酒醉饭饱的当儿，无缘无故，又站了起来，都不免向他望着。但是他没有计较到众人的态度，只是朝着后面天井里笑着。大家回头看时，是唐小春小姐回来了，徐亦进点着头道：“三小姐回来了，多谢得很，我在府上打扰多时了。”唐小春比出去的时候，更要漂亮了。脸上带了两个桃花瓣子似的红晕，两只双眼皮儿，只管向下合着，见亦进向她客气着，也就直走到桌子边来，向他笑道：“没有什么好菜，多喝两杯酒罢。王妈，拿酒壶来，让我敬三杯。”说时，身子微微的有点晃荡。唐大嫂立刻站起来，将她搀住，皱了眉道：“这又是哪一班促狭鬼请客，把她灌醉到这种样子。”说着，就在小春的大衣袋里抽出一条花绸手绢来，要替她擦嘴。手绢抽出来了，两个蜜橘滴滴溜溜的在地面上转着，小春很快的弯腰到地面上去捡橘子。偏是她手未到之先，一脚踢去，把那橘子踢到桌子下面去了。徐亦进低头看时，那橘子已经到了自己椅子脚下，这就赶快捡了起来，走出坐席向小春送了去。不想是那么巧，正当他走近了身边，小春“哇”的一声呕吐出来，却把肚子里一切不能消化的酒饭菜，标枪似的向亦进身上射了过去，把亦进的蓝布大褂吐湿了大半边。那还不算，便是他的脸上，也还溅了不少的点子。唐大嫂哦哟了一声，抢上前就把花绸手绢交给亦进，亦进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我这样破布衣服，用这样好的绸手巾来擦，那太不合算了。”二春也放了筷子、碗，皱了眉道：“妹妹怎么醉到这种样子。”说着，也就在衣袋里掏出一方白纱手绢，交给亦进道：“徐老板，你快拿去揩揩脸上罢，不要客气了。”徐亦进见是一条白纱手绢，这就无须痛惜，自拿了擦脸。二春转身进房去，立刻拧了一把热手巾，两手捧着，送到亦进面前，见他衣襟上，还是水汁淋漓的，便笑道：“实在是对不起，你就用手绢擦罢。”徐亦进笑道：“我说了，不必介意。这样一件蓝布大褂，毁了也不值什么，而况这一点

也碍不着什么，回去下水一洗就好了。”二春道：“妈呢，找一件旧衣服来给徐老板换换吧。”唐大嫂很机灵的，已由外面亲自端了一脸盆热水来笑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！你看小春这丫头，我不知道说她什么是好，惹了这样大一件祸事，她倒不管，扭转身子就跑了。”二春看到母亲打了水来，自己也一扭转身子走了。亦进再三的说不要紧，将脸盆接过来，放在茶几上，搓手巾擦抹了身上，一回头正待入座，可是二春手捧了一件折叠得平整的灰色哗叽长夹袍，在面前站着。亦进道：“二小姐，不必不必！我身上已经擦干了。”二春没开口，脸上先飞红了一阵，低声笑道：“换一换罢，那件衣服揩得两大块湿迹，怎样穿？”在座的人都说：“二小姐的面子，徐二哥把湿衣服换下来罢。”这样说着，二春的脸子更是红了。亦进只好点着头，把衣服接了过去，走到窗户下，背了身子把衣服换过，低头看去，竟是相当的合身。赵胖子笑道：“真是的，人是衣衫马是鞍，徐二哥把衣服一换，人都年轻了好几岁。”二春在一边向他周身看过，也就抿嘴微笑。这样忙乱了一阵，汤也凉了，菜也不大热，二春和王妈重新端去回了一次锅。亦进虽然客气，赵胖子、三毛，这些人，却要等着吃个通量。这样一混，就是大半天。徐亦进陪着赵胖子这班人，闲话了一阵，站起来望望天上的太阳，便向唐大嫂道：“我那件衣服是二小姐拿去晒了，大概干了吧？”唐大嫂道：“我看见她去洗了，明天衣服干了，我叫王妈送到府上去。这件夹袍子，虽然是旧的，倒还干净。徐二哥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你就留着穿吧。”亦进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襟，笑着摇了两摇头道：“一个摆书摊子的人，穿这样好的衣服，那不是惹人笑话吗？”二春这时站在房门口，手扶了门框，向了大家笑着。赵胖子笑道：“二小姐有什么意见发表吗？”二春本来想说句什么的，被他问着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红了脸道：“我有什么意见发表，这位徐老板太客气罢了。我也就怕徐老板客气，就在箱子里翻了这样一件很旧的衣服出来，不想徐老板还是嫌漂亮。”三毛坐在旁边，将颈脖子一伸，笑道：“徐老板，你看二小姐都这样说了，你就收下罢。”亦进这就向她笑着拱了一拱手，回头对唐大嫂道：“打扰得很，我要告辞了。那件蓝布衣服，就请放在这里，哪天有工夫我来拿。”再又向大家说声少陪，方才向天井里走。二春拿了他的帽子，追到天井外面来，笑道：“还有你的帽子呢。”亦进接过帽子，笑道：“你看我自进门起，就累着二小姐，一直到现在要走，还是累着二小姐。”二春微微一笑。等他走了，回身进屋来，向唐大嫂道：“妈，你太大意，人家早就要走的了，只为了想等着那件蓝布大褂，延到这时候，你若早说把那件哗叽夹袍子送他，他老早就走了。”唐大嫂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会知道这意思呢？”二春道：“妹妹也是不好，我们感谢人家，特意请人家来吃饭，不想会吐了人家那样一身的龌龊，真是让人心里过不去。”唐大嫂道：“你不要说了，我心里正难受。小春虽然醉过，从来也没有醉到这种样子。真是骑牛撞到亲公家，

她一害羞倒在床上睡去了，明天我亲自到徐老板家里去向人家赔个不是罢。”二春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们实在做得不大漂亮，向人家说什么是好呢？”说着，只管皱了眉头。唐大嫂笑道：“你看这孩子说话，这件事，也不是我叫小妹妹做的，她已经做出来了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，你倒只管唠叨着我。”二春鼓着腮帮子，扭转身子回房间去了。她是心里这样过不去，可是那惹祸的唐小春，却是放头一场大睡，醒过来的时候，屋子里的电灯，已经是亮着火。打了个呵欠，在床柱上靠着坐着，将手揉揉眼睛，向桌上看去，那里已是放下了好几张请客条子，便撇了嘴道：“请客请客，我恨死这请客的了，天王来请我，我也不去。”随了这话，是二春进来了，笑着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。小春便笑道：“真是耍命，妈恭恭敬敬请来一位客，我倒吐了人家一身。”二春笑道：“你心里倒还明白。”小春笑道：“我怎样不明白。不过胃里头只是要向上翻，无论怎么着，忍也忍不住，人家没有见怪吗？”二春道：“人家见什么怪。你唐小姐吐出来的东西，人家要留在身上当香水用，能够见怪吗？”小春道：“我给人家灌醉了，也是不得已，你拿话俏皮我做什么？”二春道：“我为什么俏皮你，本来人家笑嘻嘻的，一点不介意。”小春道：“这样子说起来，我明天见了，倒要和他讲两句客气话。”二春道：“妈说你自己去他家里客气两句。我想那倒不必，他天天在夫子庙里摆摊子的，我知道他的地方，明天上街去，弯两步路，到庙里向他打个招呼就是了。”小春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摆摊子的地方？”二春道：“前两天，我到他摊子上买过小唱本，所以我知道。”小春道：“一个摆书摊子的人，也不必和他太客气了。”说着，走下床来，对了衣橱子上的镜子，理着耳朵边的鬓发。在镜子里见母亲进来，只管撇着嘴，回转头来道：“我这话错了吗？”唐大嫂道：“不说别的，只看你手指头上带的那个戒指，就是人家捡到了奉还你的。四五百块钱那还是小事，你费了多少心血，才得到手，这种年月，见财不动心，有几个人？他有这种好心，就可以佩服，管他是做什么的呢！哪怕他是做贼的，对你娘儿总算对得起。就是你今天吐了人家一身，人家脸红都没有红一下。”小春道：“我正在这里和姊姊说呢，明天出门去，弯一步路，到他书摊子上客气两句。”唐大嫂点点头道：“这倒像话，顺便把他留下来的那件蓝布大褂，也给送了去。我们要搭架子，也犯不上在这种人面前搭架子。今天你在家休息一天吧，脸上哪里还有一点血色啊。”正说着，自己的包车夫，在堂屋里叫道：“三小姐条子，六华春姓陈的，一共是五张条子了，该预备出去了。”说时，由门帘子外面，伸进一只手来，手上就拿了那张请客条子。小春抢上一步接了过来，三把两把，将纸条子撕个粉碎，向地下丢去，又将脚在上面连连踏了几脚。咬着牙道：“以后我不当歌女了，我让人家灌醉了，现在酒还没有醒，又要叫我去灌醉，我是个垃圾箱，……”唐大嫂拦着道：“不用说了，你醉了没醒，我知道了。我不是对你说了，叫你在家里休息一天吗！”小春道：“我从来没有